

孙思邈传

黄竹斋 撰述

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陕西分会
陕西省中医研究所

重 印 说 明

《孙思邈传》，原名《孙真人传》。因孙思邈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位杰出医家，而对“孙真人”这个名字则比较陌生，故改用现在的书名。该传原与《医学源流歌》合订一册，为木刻版本，封面署名“中南山人”，是我国已故著名中医学大家黄竹斋先生于一九四八年所撰述。今据米伯让所长赠送我省耀县孙思邈纪念馆原本进行了分段、标点、订正，以简体字横排版印行，谨供学习、研究参考。

陕西省中医研究所
文献医史研究室

一九八一年九月

孙思邈传

《旧唐书》：孙思邈，京兆华原人也。今陕西省耀县。《一统志》：隋开皇六年，改县曰华原，属京兆郡。七岁就学，日诵千言。弱冠喜谈庄老及百家之说，兼好释典。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：“此圣童也，但恨其器大，难为用也”。《北史》独孤信传：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乃表信为大都督。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胜乃令信入关，抚岳余众。属周文帝已统岳兵，与信乡里，少相友善，相见甚欢，因令信入洛请事。至雍州，大使元毗又遣信还荆州。寻征入朝，魏孝武雅相委任，云云。不言其为洛州总管，考《通鉴》载雍州刺史贺拔岳遇害事，在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二月，令信入关抚岳余众，当在是年。时真人年已弱冠，则其生当在梁天监十四年也。

周宣帝时，陈宣帝太建元年，上距梁天监十四年，计五十五岁。思邈以王室多故，乃隐居太白山。在眉县南。乔三石《耀州志》：太白、终南、峨眉、五台皆真人修隐处，而在太白者最久。故史志称隐于太白山。今州城中有太白观，盖志真人隐太白山遗迹也。或曰：州东山亦名太白云。《太白纪游略》：药王洞在三清池南。按：今太白山巅之阳，玉皇池东南十里有药王池，地极幽僻，松林茂密，产药颇多，风景优美，形势佳胜，为一山

之冠。相传真人尝栖隐于此，其地属佛坪县。

隋文帝辅政，陈宣帝太建十二年，时真人六十六岁。征为国子博士，称疾不起，常谓所亲曰：“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，吾方助之以济人。”及太宗即位，贞观元年上距太建十二年，计四十八年。召诣京师，嗟其容色甚少，时真人一百一十三岁。谓曰：“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，羨门广成岂虚言哉。”将授以爵位，固辞不受。《新唐书》：太宗初，召诣京师，年已老而听视聪了。帝叹曰：有道者。欲官之，不受。

显庆四年，一百四十五岁。高宗召见，拜谏议大夫，又固辞不受。上元元年，高宗二十五年，时真人一百六十岁矣。辞疾请归，特赐良马，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。《新唐书》：思邈于阴阳、推步、医药，无不善。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、孟洗、卢照邻等，执师资之礼以事焉。

思邈尝从幸九成宫，《关中胜迹图志》：唐九成宫，在麟游县西五里，本隋仁寿宫，贞观五年更名。每岁避暑，春往冬还。照邻留在其宅。《谭宾录》：唐·邓王元裕，高祖第十八子也，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。卢照邻为布衣之交，常称曰：寡人之相如也。照邻，范阳人，为新都尉，因染恶疾，居于阳翟之具茨山，著释疾文及五悲雅，有骚人之风，竟自沉于颍水而死。照邻寓居于京城鄱阳公主之

废府。显庆三年，诏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，亦居此府。思邈一寻授承务郎，直尚药局。时庭前有病梨树，照邻为赋。其序曰：癸酉之岁，高宗咸亨四年明年改元上元。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。《长安志》：朱雀街西第三街，即皇城西之第一街，街西从北次南计十三坊，第六光德坊。今西安城内西北隅，药王洞，盖即其遗址。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，昔公主未嫁而卒，故其邑废。按：唐公主无号，鄱阳者，而东晋孝武帝次女鄱阳公主适王偃，与本传未嫁而卒之言不合，且东晋都建康，其时长安非所隶属，而唐太宗第十九女晋阳公主早卒，疑鄱阳乃晋阳之误也。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，邈道合古今，学殫数术。高谈正一，则古之蒙庄子。深入不二，则今之维摩诘。其推步甲乙，度量乾坤，则洛下閔安期先生之俦也。照邻有恶疾，医所不能愈，乃问思邈：“名医愈疾，其道何如？”思邈曰：“吾闻善言天者，必质之于人；善言人者，亦本之于天。天有四时五行，寒暑迭代。其转运也；和而为雨，怒而为风，凝而为霜雪，张而为虹霓，此天地之常数也。人有四肢五脏，一觉一寐，呼吸吐纳，精气往来，流而为营卫，彰而为气色，发而为音声，此人之常数也。阳用其形，阴用其精，

天人之所同也。及其失也，蒸则生热，否则生寒，结而为瘤赘，陷而为痈疽，奔而为喘乏，竭而为焦枯。诊发乎面，变动乎形，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。故五纬盈缩，星辰错行，日月薄蚀，彗彗飞流，天地之危诊也。寒暑不时，天地之蒸否也。石立土踊，天地之瘤赘也。山崩土陷，天地之痈疽也。奔风暴雨，天地之喘乏也。川渎竭涸，天地之焦枯也。此段文本《搜神记》。良医导之以药石，救之以针剂。圣人和之以至德，辅之以人事。故形体有可愈之疾，天地有可消之灾。”医道通乎治道，良医功侔良相，岂不然哉。又曰：“胆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圆而行欲方。朱子取此二语于《近思录》曰：可以为法矣。诗曰：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谓小心也。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，谓大胆也。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，行之方也。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，智之圆也。”《谭宾录》：照邻问养性之道，其要何也？思邈曰：天道有盈缺，人事多屯危，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厄者，未之有也。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，自慎者恒以忧畏为本。经曰：人不畏威，天威至矣。忧畏者，死生之门，存亡之由，祸福之本，吉凶之源。故士无忧畏则仁义不立，农无忧畏则稼穡不滋，工无忧畏则规矩不设，商无忧畏则货殖不盈，子无

忧畏则孝敬不笃，父无忧畏则慈爱不著，臣无忧畏则勋庸不建，君无忧畏则社稷不安。故养性者失其忧畏，则心乱而不理，形躁而不宁，神散而气越，志荡而意昏，应生者死，应存者亡，应成者败，应吉者凶。夫忧畏者，其犹水火，不可暂忘也。人无忧畏，子弟为勍敌，妻妾为寇仇。是故太上畏道，其次畏天，其次畏物，其次畏人，其次畏身。忧于身者，不拘于人。畏于己者，不制于彼。慎于小者，不惧于大。戒于近者，不惧于远。能知此者，水行蛟龙不能害，陆行虎兕不能伤，五兵不能及，疫疠不能染，谗贼不能谤，毒螫不加害，知此则人事毕矣。《新唐书》：照邻曰：人事奈何？曰：心为之君，君尚恭，故欲小。诗曰：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小之谓也。胆为之将，以果决为务，故欲大。诗曰：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大之谓也。仁者静，地之象，故欲方。传曰：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。方之谓也。智者动，天之象，故欲圆。易曰：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圆之谓也。复问养性之要。答曰：天有盈虚，人有屯危，不自慎不能济也。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。慎以畏为本。故士无畏则简仁义，农无畏则墮稼穡，工无畏则慢规矩，商无畏则货不殖，子无畏则忘孝，父无畏则废慈，臣无畏则勋不立，君无畏则乱不治。是以太上畏道，其次畏天，其次畏物，其次畏人，其次畏身。忧于身者不拘于人，畏于己者不制于彼，慎于小者不惧于大，戒于近者不侮于远，知此则人事毕矣。

思邈自云：开皇辛酉岁生，至今年九十三矣。询之乡里，咸云数百岁人，话周齐间事，历历如眼见，以此参之，不啻百岁人矣。《十

七史商榷》：上文明云周宣帝时隐太白山，隋文帝辅政征为博士，此何以云开皇辛酉岁生？开皇辛酉隋文帝在位之二十一年，是年改元仁寿。至照邻作序之年癸酉，是唐高宗在位之二十四年。咸亨四年，当云年七十三。思邈盖不欲以长生不死惊骇世人，故自隐其年而诡词云开皇辛酉。故云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，非自相矛盾也。但七十三而云九十三者，此传刻之误耳。然犹视听不衰，神采甚茂，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。初魏征等受诏，修齐、梁、陈、周、隋五代史，恐有遗漏，屡访之，思邈口以传授，有如目观。东台侍郎孙处约将其五子——佺、傲、俊、佑、佺以谒思邈，思邈曰：“俊当先贵，佑当晚达，佺最名重，祸在执兵。”后皆如其言。太子詹事卢齐卿童幼时，请问人伦之事，思邈曰：“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，吾孙当为属吏，可自保也。”后齐卿为徐州刺史，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。思邈初谓齐卿之时，溥犹未生，而预知其事。凡诸异迹，多此类也。《神仙通鉴》：裴行俭尝与照邻往见思邈，与语竟曰莫测其崖止，曰犹龙之叹，兹复见矣。

永淳元年卒。高宗在位之三十二年，上距梁天监十四年，一百六十八岁。《耀州志》：永淳二年卒，年百余岁。遗令薄葬，不藏冥器，祭祀无牲牢。经月

余，颜貌不改，举尸就木，犹若空衣，时人异之。自注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撰《千金方》三十卷行于代，又撰《福录论》三卷、《摄生真录》及《枕中素书》、《会三教论》各一卷。《耀州志》：孙思邈《老子注》、《庄子注》、《千金方》三十卷、《千金翼方》三十卷、《千金髓方》二十卷、《千金月令》三卷、《千金养生论》一卷、《养性延命集》二卷、《养性杂录》一卷、《养生铭退居志》一卷、《禁经》二卷、《神枕方》一卷、《五脏旁通道养图》一卷、《医家要妙》五卷。《唐书》与《道藏》及《通志略》中载思邈书尚二十余种，皆道家者言，疑道流依托也，不尽载。子行，天授中永淳后十年武后称制为凤阁侍郎。

《华严经》卷五十九后附信受大经文云：贞观年中，孙思邈服流珠丹、云母粉，年一百五十岁，颜如处子。至长安，说齐魏间事，有如目睹。书写此经七百五十部，其时太宗欲读佛经，问邈何经为大，邈曰：《华严经》佛所尊大。帝曰：近玄奘三藏译《大般若》六百卷，何不为大？而六十卷《华严经》独得大乎？邈答云：华严法界具一切门，于一门中可演出大千经卷，《般若经》乃是华严中一门耳。太宗方悟，乃受持华严。张无尽居士《护法论》中亦载孙思邈写《华严经》事。按：《高僧传》：玄奘以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，奉教于弘福寺翻译佛经。思邈至长安当在二十年后，上溯一百五十年乃齐武帝永明十年也。下距梁武帝天监十四年，计二十四年。

《高僧传》三集节要：释道宣姓钱氏，丹徒人也，隋大业中从智首律师受具。武德中依首习律，乃坐山林行定慧，晦迹于终南仿掌之谷，隋末徙净业寺。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，与宣相接，结林下之交。每一往来，议论终夕。时天旱，有西域僧于昆明池结坛祈雨，诏有司备香灯供具，凡七日池水日涨数尺。有老人夜诣宣求救，颇形仓卒之状。曰：弟子即昆明池龙也，时之无雨，乃天意也，非由弟子。今胡僧取利于弟子而欺天子，言祈雨命在旦夕，乞和尚法力加护。宣曰：吾无能救尔，尔可急求孙先生。老人至思邈石室，冤诉再三，云：宣律师示我，故敢相投也。邈曰：我知昆明池龙宫有仙方三十首，能示余，余乃救尔。老人曰：此方上界不许辄传，今事急矣，固何所吝。少选，捧方而至。邈曰：尔速还，无惧胡僧也。自是池水大涨，数日溢岸，胡僧术将尽矣，无能为也。律师化于乾封二年十月三日，春秋七十二。按：宣律师化后十五年，真人方卒。净业寺在泮谷内五里，其东踰岭即清华山，地极清幽，风景绝佳。真人隐所与宣律师接近当在斯处，遗址湮没，今已无考。

《独异志》：唐天后朝处士孙思邈，居于嵩山修道。时大旱，有敕选洛阳德行僧徒数千百人，于天宫寺讲人王经以祈雨泽。有二人在众中，须眉皓白，讲僧昙林遣人谓二老人曰：罢后可过小院。既至，问其所来，二老人曰：某伊洛二水龙也，闻至言，当得改化。林曰：讲经祈雨二圣知之乎？答曰：安得不知，然雨者须天符乃能致之，居常何敢自施也。林曰：为之奈何？二老曰：有修道人以章疏闻天，因而滂沱，某可力为之。林乃入启则天，发使嵩阳召思邈内殿飞章，其夕天雨大降。思邈亦不自明，退诣讲席语林曰：吾修

心五十年不为天知何也？固请问二老，二老答曰：非利济生人岂得升仙？于是思邈归蜀青城山，撰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既成而白日冲天。

《太平广记》引《仙传拾遗》及《宣室志》云：开元中复有人见隐于终南山，与宣律师相接，每来往参请宗旨。时大旱，西域僧请于昆明池结坛祈雨，诏有司备香灯，凡七日缩水数尺。忽有老人夜诣宣律师求救，曰：弟子昆明池龙也，无雨时久，非由弟子，胡僧利弟子脑将为药，欺天子言祈雨，命在旦夕，乞和尚法力救护。宣公辞曰：贫道持律而已，可求孙先生。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，孙谓曰：我知昆明龙宫有仙方三十首，若能示予，予将救汝。老人曰：此方上帝不许妄传，今急矣，固无所吝。有顷，捧方而至。思邈曰：尔但还，无虑胡僧也。自是池水忽涨，数日溢岸，胡僧羞恚而死。又尝有神仙降，谓思邈曰：尔所著《千金方》济人之功亦已广矣，而以物命为药，害物亦多，必为尸解之仙，不得白日轻举矣。昔真人桓闾谓陶贞白事亦如之，固吾子所知也。其后思邈取草木之药以代虻虫、水蛭之命，作《千金翼方》三十篇，每篇有《龙宫仙方》一首，行之于世。及玄宗避羯胡之乱西幸蜀，既至蜀，梦一叟须鬓尽白，衣黄襦，再拜于前，已而奏曰：臣孙思邈也，庐于峨眉山有年矣。今闻鸾驾幸成都，臣故候谒。玄宗曰：我熟识先生名久矣，今先生不远而至，亦将有所求乎？思邈对曰：臣隐居云泉，好饵金石药，闻此地出雄黄，愿以八十两为赐，脱遂臣请幸降使赉至峨眉山。玄宗诺之，悸然而寤，即诏寺臣陈忠盛挈雄黄八十两，往峨眉宣赐思邈。忠盛既奉诏入峨眉，至屏风岭见一叟貌甚俊古，衣黄襦，立于岭下。谓忠盛曰：汝

非天子使乎？我即孙思邈也。忠盛曰：上命以雄黄赐先生。其叟俛而受，既而曰：吾蒙天子赐雄黄，今有表谢，属山居无翰墨，天使命笔札传写以进也。忠盛即召吏执牋染翰。叟指一石曰：表本在石上，君可录焉。忠盛目其石，果有硃字百余，实表本也。遂眷写其字，写毕视其叟与石俱亡见矣。于是具以其事闻于玄宗，玄宗因问忠盛，叟之貌与梦者果同，由是益奇之。自是或隐或见。咸通末，山下民家有十余岁，不食荤血，父母以其好善，使于白水僧院为童子。日有游客称孙处士，周游院中，袖中出汤末以授童子，曰：为我如茶法煎来。处士呷少许，以余汤与之，觉汤极美，愿赐一碗，处士曰：此汤为汝来耳。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吃。因与同侣话之，出门处士已去矣，童子亦乘空而飞。众方惊异，顾视煎汤铔子已成金矣。其后亦时有人见思邈者。乔三石曰：考《续仙传》载《千金方》，又以救龙子请入龙宫得之与此异。按真人《千金方》自叙，惟言辑古方书，不道龙宫事。尹仲《游峨眉山记》：山上有温凉泉，大士茂贞与孙思邈奔处。牛心寺之左为丹砂洞，即思邈隐处。按：救昆明池龙及求玄宗赐雄黄二事，见唐·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。玄宗幸蜀，肃宗即位，灵武改元至德，时真人二百四十二岁，至懿宗咸通十四年，三百五十九岁矣。诸仙迹，宋元丰四年，王珣载于耀州华原县五台山孙真人祠记碑。据《高僧传》宣律师化于乾封二年，《仙传拾遗》谓开元中隐于终南山与宣律师相接，盖出于道流之谰言也。

《类说》：眉州人夫妇，中年惟一男，又羸瘠。乃置《千金方》一部，日夜焚香，望峨眉山祷焉。一夕梦老翁告曰：汝男生受父母气少，汝每旦父母各呵气，令儿开口吸

之，三旦汝男当愈。已而果强壮，无疾。

《湘山野录》：宋成都府有僧诵《法华经》有功，虽王均、李顺两乱于蜀，亦不遇害。一日忽见山仆，曰：先生来晨请师诵经，在药市奉迎。至则已在，引入溪岭，数里烟翠，见一跨溪山阁，乃其居也。仆曰：先生请师诵经，老病起迟，若至宝塔品乞见报。师报之，先生果出，野服藜杖，两眉垂肩。默揖焚香，侧听而入。斋则藤盘竹箸，秣饭杞菊，不调盐酪，美若甘露。饭讫，下衬一绶。仆曰：先生寄语，远来不及攀送。仆即送行，僧于中途问曰：先生何姓？曰：姓孙。何名？仆即于僧掌书思邈二字，僧嗟骇。仆忽不见，凡寻三日竟迷路踪。归视衬金，乃金钱一百。由兹一膳，身轻无疾。至宋天禧中一百五十岁，长游都市，后隐不见。

《乃五心五台山记》：太元洞，深不可测。或曰真人曾疗龙，龙愈后穿此，达同官可四五十里。

《耀州志》：宋崇宁间，岁大旱，知州王允中数祷诸神祠竟不雨，乃率僚吏父老祷真人祠下，即大雨周境内。乃奏请赐静应庙额，加号妙应真人，秋九月赍敕告祠下。时又旱，因再祷焉，未及归，大雨复降。见允中静应庙记。按：崇宁系徽宗年号。元郡人骆志全目暴失明，又反胃病笃。乃于真人祠下置水钵中，祷之，遂取水煮粥食，即不反胃，病渐平。一日忽自言曰：少有见。见日大，两月，目复明。人无不惊叹异之。见谷口邳邦用记。五台山在城东三里漆水之浒，山尽树柏，数十里外即望见焉。太元洞在显化台，唐·孙真人隐居所也。其始名空居，有知州李某记后，乃名太元洞。往时游者持火可深入，今崩碍不能行。侍郎张公珪作太玄洞记，有曰：世传洞为龙穿，今手其痕非天成者，安知非

秦汉时取石窟乎。余视之，信然。四方人每春月上洞，施财物甚多。后州官籍其财，明年人即以财物尽买香楮焚之。已又禁人不得卖香楮，人即又从百里外负香楮来，竟不施财物。洗药池二，池皆就石山上开凿者，在太元洞西。相传真人洗药于此，每雨池辄满，柏子柏叶浸其中，水绿况甘冽。人言可已疾，又可明目。今游山者，人人掬饮之。池西面石上，近刻石盆仙迹四字。拜真台在玄元殿右前，盖唐时封拜真人之台。转纹柏，玄元殿前古柏五株，皆合抱材，其木理转纹如缠丝然，信奇绝瑰异树也。梅坞黄梅红萼与古柏，皆传为真人手植者。聚虎坪，在太元洞下石坊西。俗传真人有一驴出载药囊者，偶为虎噬之。真人乃符驱群虎来，令曰：噬吾驴者留，余散去。已而一虎果伏地不去，真人遂置药囊虎背载之行。故今像祀真人者，皆有虎距其下。人因志其地，曰聚虎坪云。龙穿洞，俗传有龙生痲患苦久之，化为老人求先生治，先生问，知其龙也。乃曰：须现形方可。龙于是穿洞出，先生为针之，遂愈。洞即今太元洞也。二事州人自昔传说者，窃意龙虎坎离道家炼气之说而传者误也。孙家原即真人籍里，在太元洞东北八里，今无人。真人故宅，即孙家原，土人就其宅作真人祠。数年前人掘地得铁钵药瓢诸物，有窑洞以红土泥涂者今亦毁矣。考《长安志》：磬玉山下又有真人故宅，后为寺。石望柱在静明观西南，漆水东岸大道旁。其上刻诸奇方，或曰真人自刻，或曰后人刻之。人过者率抄其方去，病者又率就石柱下寻方，无不立效。州人号为石太医。后有人尽抄其方去，因凿其字，后遂失传。后其人卒被雷祸云。唐太宗《真人颂》曰：凿开径路，名魁大医，羽翼三圣，调和四时。降龙伏虎，拯衰救危，巍巍堂堂，百

代之师。金·完颜宗璧始刻碑，后碑坏，元道士李济道又补刻焉。按：新、旧唐书《思邈传》皆不载太宗作颂事，且颂语不类唐太宗言，疑道士伪作者。

四言古诗一首：取金之精，合石之液。列为夫妇，结为魂魄。一体混沌，两精感激。河车复载，鼎候无忒。洪炉烈火，烘焰翕赫。烟未及点，焰不假碧。如畜扶桑，若藏霹雳。姹女气索，婴儿声寂。道出两仪，丽于四极。壁立几多，马驰一驿。宛其死矣，适然从革。恶黜善迁，情回性易。紫色内达，赤芒外射。熠若火生，乍凝血滴。号曰中还，退藏于密。雾散五内，川流百脉。骨变金植，颜驻玉泽。阳德乃敷，阴功乃积。南宫度名，北斗落籍。此诗调高词古，类魏伯阳《参同契》语。盖大道之宗也。顾其诗不盛传，余故特录之，令览者以此知孙公意指云。见明·杨升庵《丹铅录》。《千金方》马理序：孙子有故居在鉴山畔，有祠在麓，今皆为奉祀所矣，俱道士主之。先是有痿痹人或杖扶而来，或人负而至，祈佑于神，眠于洞中，辄梦神治疗，醒即舍杖而归，释负而去。以故鉴山香火于关中为盛，虽华岳吴镇弗逮焉。

高保衡曰：昔神农遍尝百药以辨五苦六辛之味，逮伊尹而汤液之剂备。黄帝欲创九针以治三阴三阳之疾，得岐伯而砭艾之法精。虽大圣人有意于拯民之瘼，必待贤明博通之臣，或为之先，或为之后，然后圣人之所为，得行于永久也。医家之务，经是二圣二贤而能事毕矣。后之留意于方术者，苟知药而不知灸，未足以尽治疗之体；知灸而不知针，未足以极表里之变。如能兼是圣贤之蕴者，其名医之良乎。有唐真人孙思邈者，乃其人也。以上智之材，抱康时之志，

当太宗治平之际，思所以佐乃后庇民之事，以谓上医之道。真圣人之政而王官之一守也。而乃祖述农黄之旨，发明岐挚之学，经掇扁鹊之难，方采仓公之禁，仲景黄素，元化绿帙，葛仙翁之必效，胡居士之经验，张苗之药对，叔和之脉法，皇甫谧之三部，陶隐居之百一。自余郭玉、范汪、僧坦、阮炳，上极文字之初，下迄有隋之世，或经或方，无不采摭。集诸家之所秘要，去众说之所未至。成书一部，总三十卷，目录一通，脏府之论，针灸之法，脉证之辨，食治之宜，始妇人而次婴童，先脚气而后中风、伤寒、痈疽、消渴、水肿、七窍之病、五石之毒、备急之方、养性之术，总篇二百三十二门，合方论五千三百首，莫不十全可验，四种兼包。厚德过于千金，遗法传于百代。使二圣二贤之美不坠于地，而世之人得以阶进而至远，上识于三皇之奥者，固孙真人善述之功也。又曰：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辩论精博，囊括众家，高出于前辈。犹虑或有所遗，又撰《千金翼方》三十卷以辅之。一家之书，可谓大备矣。

叶梦得曰：古之名医扁鹊和缓之术世不得知，自张仲景、华佗、胡洽、深师、徐彦伯，有名一世者，其方术皆医之六经。其传直至于今，皆后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。孙真人为《千金方》两部，说者谓凡修道养生者，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成仙。思邈为《千金》前方时已百余岁，固以妙尽古今方书之要。独伤寒未之尽，似未尽通仲景之言，故不敢深论。后三十年作《千金翼》，论伤寒者居半，盖始得之。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，今遍天下言医者，皆以二书为司命也。刘桂山曰：按《千金》伤寒门云，江南诸师秘仲景伤寒要方不传。然则方，其著《千金》前方未曾研其全书也，后及撰翼

方所采摭亦非今所传《伤寒论》，其文字大抵与《玉函经》同，知唐以前《伤寒论》原自非一通也。

李濂曰：《新唐书》思邈在隐逸传，盖其人不以方伎目之也。中间纪卢照邻问养性之要，此皆《旧唐书》所遗者，故附录于传后。实养生修身之要，却病之方也。

吕元膺曰：孙思邈医如康成注书，详制度训诂。其自得之妙，未易以示人。味其膏腴，以无饥矣。

张蒙训修太元洞碑：余读《新唐书》列传，叙孙先生行事，盖古之隐君子云。今世修黄白方脉之术者，乃肖其像且香火之，何哉？岂以先生为技艺流邪？观其所答卢生之论，即措之天下国家可也。斂而不施，知隋之将亡也。然俗士所假叹世极鄙陋，不足道而人或称之者，余窃非焉。方隋氏失鹿，命集于唐，苟负豪杰之才者，孰不云涌飘起，冀依日月之末光哉。先生首受征聘，不为不遇矣，而终不以廊庙易丘壑何邪。昔梅福入市，薛方诡语，见机保身之智，乃千古高之矣，而独疑先生之于唐也，或以为艾龙砭虎，蝉脱羽化，皆非事实，不可据。人又言先生之神，与造物翱翔八极之表，故能福善祸淫如响应声，此则尼父所不谈，故难与浅见寡闻者道也。

乔世宁曰：孙公盖深隐独行之士，与元晏所述高士者类也。顾其论摄养事多似老子，乃《旧唐书》遂列之方技，而道经载《续仙传》中，其后道家者流，盖多附会诸怪异事，诬矣。张子盖深知孙公者，余取其文与世之谈孙公者订议焉。

太白山人李雪木曰：儒者得志为宰相，不得志为隐相，孙思邈即其人也。思邈隐太白山以医术济世，其所师友皆一